

# 風起長安

平四題



周媛

著

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

# 风起长安

周媛著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：WX18N1738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起长安/周媛著. —西安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，2018.12(2019.5 重印)

ISBN 978-7-5695-0361-6

I. ①风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5706号

# 风起长安

FENG QI CHANG'AN

周媛著

---

责任编辑 胡选宏  
责任校对 许雯 王奉文  
装帧设计 锦册  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 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：710062)
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  
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  
印 张 17.25  
插 页 1  
字 数 230千  
图 幅 19  
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 
印 次 2019年5月第2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695-0361-6  
定 价 48.00元

---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  
电话：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：(029) 85303879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 真诚和爱酿就的暖

◎ 薛保勤

这本书是周媛散文随笔的结集，是她多年来所见、所闻、所知、所感、所悟的记录，淡淡的墨香洋溢着暖暖的亲情、友情、乡情，可以从中体味到一种浓浓的爱。这种爱是一个有着文学情怀的新闻工作者，对事业的爱、对生活的爱、对家国的爱、对生命的爱。

周媛有近三十年的新闻从业经历。多年来，她深入生活、聚焦社会，研究人生、体悟生命，用手中的笔捕捉生活的光、生命的芒，弘扬生活之善、传播生命之美。其作品多次获得不同层次的新闻奖和文学奖，这些奖项可以看作社会对她的能力、品格和价值理念的认可和赞同。

有人曾勾画过记者的“专业走向”，认为好记者最终应该去当作家。现实生活中，有的人既是记者还是作家，两种角色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、相映成趣。

“存在决定意识”，其实，不论记者还是作家，都需要走进生活、提炼生活、关照生活，都需要用文化这个坐标系去审视自己、审视人生、审视社会，用作品

去展示、评判生活、人生、生命的是非曲直。记者这一职业为好记者成为好作家奠定了基础。

读了这本书，我感到生活已经赋予了周媛记者的敏锐和作家的情怀。在记者这条路上，周媛走得周正、勤勉、坚实；在文学这条路上，周媛走得真诚、执着、踏实。这本书就是周媛用记者特有的眼力、脚力、笔力和作家的穿透力，研究生活、探索生活、反映生活的重要成果。

这本书中的每个人、每件事、每幅景，都充盈着生活的气息、生活的味道。作者笔下的陈忠实，“一个人能让别人时时记着他的好，不是一天的事，而是无数次的真诚换来的”；笔下的咸阳原，“民谣往往代表着民心”，从上下两千年、多个角度解读大秦之都和秦人风骨，既厚重又有趣；笔下的四府街，是那样充满人文气息，展露市井生活，流淌着爱的细流；笔下的秦岭峪口，博大浩瀚，深邃挺拔，气象万千；笔下的汉宣帝，纵横捭阖间，展露了作为中兴之君、经营丝绸之路第一人的雄才伟略；笔下的广仁寺，更如一枝汉地雪莲，你能感觉到她的雍容华贵……从古至今，家事国事，娓娓道来，这些是何等的器宇轩昂、何等的情深义重、何等的威风八面！

作为老西安，周媛既写长安的风物人情，也从长安出发，写新疆、青海、甘肃、四川等更广阔的天地。她从记者和作家的双重视角观察世界、解读生活，显示了丰富的生活阅历、广阔的人生视角，以及从容真切的文笔。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，让人的灵魂经受洗礼，让人发现自然的美、生活的美、

心灵的美。

读完这本书眼前一亮，用时髦的话说就是“有获得感”，而且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获得感。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就应该有这样的力度和温度。曾几何时，浮躁之风盛行，文学艺术界尤甚，看得人揪心。扎根人民成了口号，深入基层成了标签，采风成了居高临下的旅游，低俗媚俗作品大行其道，无心担当、不负责任。作品的“格”，如同其作者的人格一样，被踩在脚下。

人间正道是沧桑。“正道”正在归位。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温暖、正义、向上的亮色，正在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底色。周媛和更多的作家们正认真地、默默地、不停息地为此努力着！希望周媛的真情切实温暖到你！

2018年9月25日于西安

（薛保勤，著名作家、诗人，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）

目  
录

那 人

怀念陈忠实先生 / 003

心随帆影过长空 / 011

赵季平家事 / 017

“秦腔正宗”李正敏 / 025

母亲的花 / 030

凝望马健翎雕塑 / 034

对话樊洲 / 040

《秦腔》·听雪·读人 / 044

盛沉其人 / 050

鸿儒良医武之望 / 055

肖焕先生画牡丹 / 061

让我为你唱支歌 / 064

花开不只借春风 / 070

“衰派一绝”刘毓中 / 074

诗书白浪涛 / 078

大家刘文西 / 081

杜陵原上谒宣帝 / 085

## 那 事

- 一张葱花饼 / 097  
蓝田纪事 / 100  
龙窝酒 / 106  
坐个车车到咸阳 / 109  
大禹与峒嵎碑 / 115  
长安过会 / 118  
那幢让人崇敬的小楼 / 123  
“八办”有口井 / 127  
紫柏幽谷英雄气 / 130  
长安的七夕 / 134  
那年高考 / 139  
寻访陇州血社火 / 141  
虎趣 / 143  
一曲长歌唱英雄 / 145  
秦岭觅猴 / 150  
草堂寺 烟雾井 / 154

## 那 景

- 四府街 / 159  
探访子午峪 / 166  
昭化是座城 / 174  
黄柏堰情思 / 178  
踏雪访汤峪 / 183  
紫阳水 / 191  
汉地雪莲广仁寺 / 195

古道咽喉说蓝峪 / 198

诗意昆明池 / 207

伊犁观河 / 213

抱龙峪记游 / 217

爱上旬邑 / 226

神奇麦积山 / 232

青海的色彩 / 237

十里黑沟走祥峪 / 242

甘谷行 / 250

黎坪走笔 / 255

后记 / 261

# 那人





## 怀念陈忠实先生

2016年4月29日是陈忠实先生去世的日子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转眼两年多过去了。这期间，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，而我依然过着忙碌琐碎的日子。只是忽然就会在某个夜晚想起陈忠实先生，想起他曾给予我的无私帮助和温暖，想着他已永远不在人世时，心中便涌起无限的悲酸。

曾经无数次地写过有关陈忠实先生及《白鹿原》的报道，那是让人多么踏实和喜悦的事啊。陈先生不说套话，开门见山，直来直去，每次采访完都有收获，心中增添无尽的力量。

1997年，陈忠实先生的长篇巨作《白鹿原》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这是继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获得茅盾文学奖后，陕西文学的又一重要收获，引发了文坛震动。获奖不久一个月色明朗的夜晚，在南大街的一处茶社，西安晚报社专门为陈忠实获奖举行庆功会。那时的他五十多岁，人很精干，言语不多，为人谦和。只记得王愚先生发言时激动异常，语速很快，贾平凹称自己“喜悦如莲”，而陈忠实的致辞整理出来就是一篇美文，那么真诚，那么自信，他言谈的核心就是“文学神圣”。

二十多年来，每当想起、提起陈忠实这个名字，就让人觉得温暖，他严谨、质朴、宽厚，“静水流深”这样的词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。

还记得那个让人心碎的清晨。2016年4月28日晚我在报社值班，看完稿子签完版已经很晚，第二天一早却出奇地早早醒来。这一天跟以往没什么不同，天气晴朗，太阳很红。忽然就接到新浪网陕西频道总监付士山先生的电话，他询问：“听说陈忠实先生今早去世，是不是真

的？”我有点懵，脑子一片空白，但很快镇定下来，说：“一我没听说，二应该不是真的，因为春节后还跟陈老师通过电话，他说正在恢复。”付总说：“那就好。”然后，我打开手机，朋友圈里已有消息，可怕的是肖云儒先生也发了悼念的文字。这简直让人猝不及防，如五雷轰顶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这噩耗来得太快、太猛、太突然，老天爷啊，你不公平！

当天下午我赶到陕西省作家协会，作协大院高桂滋公馆门前人潮涌动，花圈遍地，许多认识或不认识陈忠实先生的人都自发前来悼念，四周弥漫着悲痛的气氛。这时我方确信陈忠实先生是真的离开我们了，一时热泪横流。我后悔没有见到他老人家最后一面，终生遗憾！

陕西省作协院里的一切是那么熟悉，这里曾诞生过一位伟大的作家，这里曾留下他的足迹、气息，镌刻在巨石上、出自陈忠实先生之手的“文学依然神圣”几个大字依然遒劲有力。而我也曾多次来这里采访他，向他请教。当年我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时，陈忠实老师就是介绍人。他，让我在文学上找到组织，有了靠山。

恍惚间，仿佛陈忠实先生并没有离我们而去，推开他办公室的门，他还会客气地迎你进来，亲自倒水泡茶，还会送你最新版本、有亲笔签名的《白鹿原》，带你一起欣赏他近期的书法……

一个人能让别人时时记着他的好，不是一天的事，而是无数次的真诚换来的。陈忠实先生就如他的名字，从来不虚的。他曾说：“真话不方便说时可以沉默，但决不能说假话。”

他长期生活在城市，但骨子里依然有着农民情结。北京人艺剧组创排话剧《白鹿原》，几次来西安体验生活，他带着导演林兆华、主演濮存昕等一干人原上原下地跑，仔细品味白鹿原的风物人情，我作为记者一路随行。陈老师带着大家看窑洞、看农具、看牛羊，对农村的一景一物都那么熟悉、热爱。他跟老农拉家常，跟老腔艺人聊天，不时开怀大笑。他跟农民、土地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，不知道的人分不清哪个是老农哪个是作家。

电影《白鹿原》拍摄时，我曾随陈老师到合阳拍摄现场采访，零下十二度的气温，老人家一待就是一天。合阳农村非常适合《白鹿原》外景的拍摄，土屋、窑洞、祠堂、戏台都是现成的，非常真实。陈老师四处走走看看，并坚持看完一出戏的反复拍摄，始终兴致勃勃。天冷，陈老师穿得并不暖和，剧组工作人员用纸杯倒了开水端过来，让他赶快暖暖手，陈老师却说不冷。一场戏下来，扮演小娥的演员张雨琦披着军大衣冲陈老师跑过来，豪爽地说：“陈老师，等戏拍完，咱们还要一起喝酒呀！”陈老师笑得十分开心。剧组刚成立时，有人提出让陈忠实扮演鹿三，我也觉得这个主意好，但被他拒绝了，说“剧组的好意咱领了，但咱确实不适合去演”。

陈忠实先生跟《西安晚报》的交情很深，常说自己是晚报的忠实读者，每年都提醒我给他送晚报的报卡，有什么独家新闻也第一时间告知晚报。2011年我被抽调到西安世园会搞宣传，一天接到陈老师的电话，他听说世博园里有一组《白鹿原》的大型沙雕做得很好，想去看看，让我帮忙联系。那天，天气晴朗，陈老师在报社副总编程建设和我陪同下，坐着电瓶车在园子里游览，在大型沙雕《白鹿原》前驻足，他仔细欣赏，啧啧赞叹，说窑洞、马车以及黑娃、小娥几个人的造型很逼真。他跟管理沙雕的工作人员握手，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。世博园里的不少石头上镌刻着陈老师的墨宝，特别是一面巨石上刻的那首脍炙人口的《青玉案·滋水》，让他凝神朗读：“涌出石门归无路，反向西，倒着流。杨柳列岸风香透。鹿原峙左，骊山踞右，夹得一线瘦。倒着走便倒着走，独开水道也风流。自古青山遮不住，过了灞桥，昂然掉头，东去一拂袖。”这首词情感饱满，气势豪迈，大家争着在这面巨石前跟陈老师合影。看得出陈老师那天心情很好。游览结束后他执意请我们吃饭，并争着买了单，挡都挡不住。

陈老师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。我们交往二十多年，知根知底，互相信任，互相交心。不论报社还是个人，有什么事需要他出席、帮忙、题字或签书，他都答应得很爽快，从不打磕绊。2012年，我参与“《西安

晚报》现象”研讨会的筹办，负责邀请文艺界嘉宾。当天，王西京、雷珍民、赵振川、高建群、李星等几十位文艺界名流齐齐到场，陈忠实、贾平凹两位文学巨匠更是同场出席，他们的支持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。两位老师的文学处女作都是在《西安晚报》上发表的，他们都说自己跟晚报有着很深的感情，晚报有事召唤，义不容辞。

2014年3月吴天明导演去世时，晚报上发了一张吴天明、张子良和陈忠实当年一起吃羊肉泡馍的照片。陈老师看到报纸后，给我打电话想找到这张照片的原版。几经辗转，终于打听到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著名书法家、作家马治权。我跟马老师联系，他很快发来原照，我洗印放大后给陈老师送去，他捧着照片端详半天说：“这上面的三个人两个都走了，当年都是多么好的朋友，谢谢你呀！”

陈忠实先生有时也很郁闷，作家从维熙从北京给他寄来在地摊上买的《白鹿原》盗版书，以及冠以他名号的艳情低俗之作。他把我叫到书房，打开柜子，二十多种盗版《白鹿原》赫然眼前。而那些低俗之作的扉页上竟也煞有介事地写着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”。虽然气愤，但陈老师对此也无能为力，只能通过晚报呼吁读者不要上当。

想起来，他还冲我发过火。我朋友的姑娘路惠婕喜爱文学创作，准备出一部散文集，朋友想请陈老师过目，看能不能写篇序言，把孩子鼓励一下。我给陈老师一说，他没有推辞，说先看看书稿再说。回家后他发现书稿里夹了一点稿费，于是给我打电话发火道：“年轻人创作我一定会支持，但给任何人写序我都不会收报酬！”不久，陈老师让人送来手写的序言，足足八页稿纸！他说这姑娘很有才气。后来，这篇序言还被收入他的新书《白墙无字》中。

陈老师是一个很讲信义的人，说到做到，显示了关中汉子的质朴本色。2013年初春，陈老师给我打电话，说山西女作家、电视连续剧《平凡的世界》编剧葛水平要来西安，想到白鹿原上看看，到时一起上原摘樱桃，让我等电话。过了快两个月，我差不多都把这事给忘了，陈老师有天打来电话说，葛水平这次来西安行程紧，没来得及上原摘樱桃。但

他既然给我说了，就得让我吃上樱桃，他会很快让人送来。这么大的作家还惦记着这么小的事，我忙推辞，说报社附近小南门里就有樱桃卖，想吃了很方便，不用费心专程送来。但陈老师说人家给他送来了，他也吃不完，坚持让司机杨毅送过来两箱红樱桃。那味道，又香又甜，绝对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樱桃。

后来，陈忠实老师因为身体原因，很少出席活动，我们见面不多，仅有几次让他签书时见过。有次朋友举办活动，买了五十本《白鹿原》想让陈老师签名。我跟陈老师联系，他只说两个字“你来”。到了西安石油大学他的工作室，他从三楼窗户扔下钥匙，我们把房门打开。多日不见，陈老师明显苍老了，头发几乎全白，脸色发灰，只是一双眼睛依然沉稳睿智。见人来，他也不多说，翻开书埋头就签，我在一旁帮着拆书的塑封，盖章子。他嘴疼，不停啾啾地吸着气，气色也不好。我们不敢过多打搅，办完事没坐十分钟就离开了。回来后我冲朋友发火：“什么重要活动，你签那么多书，你看陈老师身体成啥了，以后不能再去打扰！”后来一次跟陈老师通电话说起这事，他说：“给读者签书是我最乐意的事，说明还有人在看《白鹿原》，你不要有啥过意不去。”

说真的，我很牵挂他的身体，但又无能为力。总说去看他，他都不让去，说不方便说话。每次打电话问情况，他都说：“人不美。”“治了吗，吃的啥药？”“治着呢，不顶啥！”他病情严重，我有时在外面参见活动，听到有人谈及陈老师的病，总是心头一紧，不愿听到不好的消息。但我知道他很坚强，配合医生，坚持做化疗，再难受都不说。生病期间，陈老师集中看了一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，他说：“看看人家的作品，咱们也可以从中借鉴。”可以说，他生命的最后，一直有文学陪伴，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写作。

2015年11月30日中午，我和朋友搞了一些爱心萝卜、白菜送到陈老师家。民间有风俗，送白菜、萝卜就是送平安，东西不值钱，就想图个吉利。刚从医院打针回来的陈老师尽管身体虚弱，但见到我们十分高兴。他

说因为吃饭困难，他在医院打了营养针。我们聊了好一会儿。我回忆起我们共同经历的有趣的事，想让他高兴，果然，他咧着嘴哈哈笑了，很开心。他老伴王阿姨说，好长时间都没见他说过这么多话。

陈老师家很朴素，也不甚暖和。我们去的时候碰巧家里空调坏了，工人正在修，叮叮咣咣的。说话时，我们客人坐在沙发上，陈老师就坐在茶几旁的小矮凳上，凳子上面有用绳子固定的棉垫子，这是他的“专座”。尽管嘴疼，但他说话依然掷地有声。我感谢陈老师长期以来对报社和我工作的支持，他听后还是那句话：“有啥事，你言传！”我说等你身体好些了咱一块吃饭，你想吃啥。他说最想吃羊肉泡馍。这句话把人逗笑了，心一下松快下来。我们都在想，过了年陈老师就会慢慢好起来了。他离不了秦腔、足球、羊肉泡，离不开白鹿原和朋友们。

2016年春节过后，大约3月的一个早晨，我匆匆赶去上班，还没出院子就听见手机响，拿出一看，是陈老师打来的，让我十分惊喜。电话接通，忙问他的身体，陈老师还是那句“人不美”。他打电话来是要我们部门一位记者的电话，说有事联系。我说您不用记电话，我立即让记者给您回过去。记者没耽搁，马上打通陈老师电话，原来陈老师问她一件小事，我松了口气。这是我跟陈老师最后一次通电话。

2016年4月29日，五一前夕，艳阳下的我却感到透骨的寒冷。这一天，中国文坛一棵参天大树轰然倒下了。好在还有《白鹿原》。

2016年5月5日，我早上五点起床，去南郊西安殡仪馆送陈忠实老师。我带着采访本、笔，给手机充满电，就跟以前每次去采访他一样，做好准备。很久了，我真是想念陈老师，今天终于可以见到他了。然而，陈老师躺在菊花丛中，穿着新衬衣，任我怎么唤都不醒，不起来，不笑。那一刻，我泪如雨下，终于知道，陈老师真的离开我们了，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人了！

忽然忆起，2014年春天，我曾应陈老师之邀到白鹿原上西安思源学院赏樱花。走在樱花大道上，迎着漫天飞舞、纷纷扬扬的樱花雨，陈老师说这就叫“落英缤纷”。那次同行的还有作家叶广岑，陈老师开玩笑